

热历史

走，厮跟着去泡温泉

□杨文静

一场寒雨，催着深秋给初冬让位，“冷”字登场，成为日常问候中的“热”词。这时节，洗个热水澡，泡个温泉，是古人与今人、帝王与百姓共同的爱好。

泡个热水澡四体春悠悠

说古人洗澡，得先简单解释一下古今用词差异。如今我们说沐浴、洗澡是一回事儿，古人分得可细了：沐，去首垢；浴，去身垢；盥，去手垢；洗，去足垢；澡跟盥一样，都是洗手。

这下再看白居易的诗《新沐浴》，就知道他是既洗了头，又洗了身。

很多人说白居易不爱洗澡，可不信，捣人哩。

白居易四十岁出头时确实写过“经年不沐浴，尘垢满肌肤”，应是他为母守丧，按礼制不能洗澡。实际上，白居易很享受洗澡后的舒适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。

白居易晚年退居洛城养老，住在履道里宅园，说不定园中就有带壁炉的浴室。一个冬夜，他刚洗完澡，浑身舒畅，忍不住写诗感慨：“夜来新沐浴，肌发舒且柔。宽裁夹乌帽，厚絮白裘。裘温裹我足，帽暖覆我头。先进酒一杯，次举粥一瓯。半酣半饱时，四体春悠悠……”

写罢沐浴之享受，白居易抚心自愧，他想起羁旅在外的游子、征戍边疆的战士，想起穷途绝粮客、寒狱无灯囚，以自己之饱暖、舒适对比民众之饥寒、艰辛，表达心中愧疚不安，多么温暖、善良的诗人啊！

搓背手要轻苏东坡怕疼

古人都像白居易一样在家洗澡吗？非也。

古代有浴室、混堂、香水混堂、香水行，都是澡堂。皇宫里的浴室又称浴殿，唐代皇帝常在这里召见文人学士。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寺院一般会修建专属浴室，方便僧徒洗浴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提到，西晋末年，洛阳有佛寺42所，后仅存宝光寺，隐士赵逸曾指着园中一处地方告诉僧人：“这里是以前的浴室，前方五步



◀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（资料图）

远，应有一口井。”

到了宋代，商业发达，民间澡堂也多了起来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北宋东京（今开封）有浴室院，“在第三条甜水巷”，甜水巷有甜水井，水质上佳，用这水洗澡再好不过。《都城纪胜》中说在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，浴室称作“香水行”。香水行特别亲民，只要“纳一钱于主人”，贩夫走卒都能进去泡汤池，洗个痛快。

宋代的浴室还有专人搓背，苏东坡有一阙《如梦令》曰：“水垢何曾相受。细看两俱无有。寄语揩背人，尽日劳君挥肘。轻手，轻手，居士本来无垢。”看来东坡先生怕疼，直叫搓背人轻点儿，再轻点儿。

不光繁华都市有澡堂。南宋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讲了一个北地赏柳的故事，说北方游牧民族鞑靼所住的地方极寒，没有花木，草长不过尺，四月才见草绿，八月就开始下雪，但有一个地方种了一株柳树，到了春天，当地人都跑去观赏“异卉”，就因为这里开了一个混堂，四季热气蒸腾，门口的土地都变暖了。

洛城温泉水常留太古春

混堂的热水得靠人力烧，有温泉可就方便多了。

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，唐玄宗携杨贵妃泡温泉的故事，几乎家喻户晓。帝妃二人还穿着同款浴衣，《旧唐书》中称：“前时内库唯二锦袍，饰以金鸟，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，一即与贵妃。”

洛城温泉水常留太古春

混堂的热水得靠人力烧，有温泉可就方便多了。

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，唐玄宗携杨贵妃泡温泉的故事，几乎家喻户晓。帝妃二人还穿着同款浴衣，《旧唐书》中称：“前时内库唯二锦袍，饰以金鸟，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，一即与贵妃。”

女皇武则天也爱泡温泉。据北宋文豪欧阳修在《唐流杯亭侍宴诗跋》中介绍，公元700年，武则天临幸汝州温泉，曾在这里大宴群臣，仿效王羲之兰亭“曲水流觞”，命众人饮酒赋诗，并立碑造“流杯”亭，记录这一文坛盛事。
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作《临汝温泉》一诗曰：“山前阴火煮灵源，昔日曾临万乘尊。历尽兴亡只如此，不随时俗变寒温。”

范纯仁是咏临汝温泉不随时俗变寒温之品，明自己不随波逐流之志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相比之下，清代新安籍诗人吕公滋的《夷里温泉》，更像一条单纯的“广告”：“岭头飞雪白，河上冰如银。唯有夷里水，常留太古春。”

这首诗写的是新安县暖泉沟（今暖泉社区）的夷里温泉。相传，北宋初年，“希夷先生”陈抟（tuán）隐居暖泉沟，这一带因此又叫“夷里”。暖泉沟后来出了北宋名臣钱若水，许是打小就听高士陈抟的故事，少年钱若水还曾到华山访陈抟。

清乾隆时期，夷里温泉成了“新安八景”之一，知县邱峨也有一首《夷里温泉》，中间四句称：“掬月石边流未冷，濯缨岩下气常温。暖非照日烟先起，寒不成冰浪欲翻。”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的徐志锋老师说：“暖泉沟已无明河，有井，井水仍有三四十度。”

如今，洛阳市区就有温泉，太古春近在咫尺，咱可真是比古代的皇帝、高士还有福。

（《洛阳晚报》）

生活史

酸甜美味的柑橘

□瑶华

酸甜美味的柑橘，可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熟悉的水果之一。柑橘家族属于芸香科，和花椒是同科植物。尽管柑橘属植物种类繁多，但它们都是香橼、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这三种植物的后代，不仅这三者之间相互杂交，杂交得到的后代又彼此杂交，还跨越了“辈分”相互杂交。比如，橙子是宽皮橘和柚子杂交得到的，柠檬的“父母”则是酸橙与香橼。柑和橘虽然名字不同，其实都属于宽皮橘家族的成员。通常认为，柑比橘更甜，因此以“甘”为名，个头也更大。李时珍总结：“柑皮比橘色黄而稍厚，理稍粗而味不苦。”

自古以来，与柑橘相关的典故都格外丰富。早在春秋时期，齐国大夫晏子便以“南橘北枳”作过讽喻。相传晏子出使楚国，楚灵王故意命人押来一名盗窃犯，声称此人来自齐国，并向晏子：“齐国人是不是都擅长偷盗？”晏子以橘树做例子，从容答道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虽然叶子相似，果实味道却不同，因为水土有差异。此人在齐国没有犯罪，到楚国却犯罪了，岂不是因为楚国的环境导致的吗？”楚灵王无言以对。战国诗人屈原著有《橘颂》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诗中借对橘树的称颂，表明自身坚贞的节操。

北宋宫廷常在过元宵节时宴请近臣，以黄柑相赠，此习俗又叫“传柑”，苏轼有诗记此事：“归来一点残灯在，犹有传柑遗细君。”（《今晚报》）

文史漫步

古人也爱跟帖

□张天野

看到这个题目，大概有不少朋友会哑然失笑：见鬼！跟帖是网络时代的专利，跟古人哪有半毛钱的关系？

朋友们大概笑早了，古人虽然没有网络这个平台，但他们的确也有跟帖的举动。不信？举例说明。“三言”中的《警世通言》有一篇《崔待诏生死冤家》，其内容出现了一段宋代BBS。王荆公（王安石）作为楼主发帖认为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，引起一众诗人纷纷登场辩驳。都有哪些诗人呢？苏东坡说是春雨断送，秦少游（秦观）说是柳絮飘走，邵尧夫（邵雍）、曾两府（曾巩）、朱希真、苏小妹则认为春归跟蝴蝶、黄莺、杜鹃、燕子有关。最后王岩叟出来和稀泥，说九十日到了，春天自己回去了。每人一首诗词，一下把话本搞成了“跟帖大会”。

可能有朋友不服气，说这只是小说家言，不足为信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正史。巧了，最早的“跟帖”就是经书和史书的注疏。像孔子编纂《春秋》，后面有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三传对其阐释；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也有裴松之作的《三国志注》。这种跟帖很“夸张”，居然能独立成书，有的甚至比原帖更有看头。

第二种古人跟帖多是诗人。我们读宋词，经常会发现有些词句“抄袭”前代，不过宋人称此为化用，而且化得十分光明正大。像周邦彦的《西河·金陵怀古》就化用了刘禹锡的《石头城》“山围故国周遭在”和《乌衣巷》“朱雀桥边野草花”，而姜夔的《扬州慢·淮左名都》则接连化用杜牧的四首诗，无疑乃小杜的粉丝。

有铁粉，自然也有黑粉，跟帖的古人也不能免俗。王安石就是这样。像杜牧感叹项羽说：“江东子弟多英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老王就唱反调：“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？”司马迁冠孟尝君为战国四公子之首，老王开腔：“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。”

有朋友觉得这些算不得真正的跟帖，因为不在一个时空、一个平台上。事实上，同个平台的跟帖也有，像古人的题壁诗。李白在黄鹤楼游览诗兴大发，抬头一看崔颢的七律，只能留下两句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黯然下楼。著名的题壁词《钗头凤》是陆游题写在沈园墙壁，前妻唐婉看到了，也题了一阙“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”，不久唐婉郁郁而终。

题壁诗在民间也很普及。明朝时，苏州楞伽寺墙壁上题满了歪诗。有人愤然写道：“多时不见诗人面，一见诗人丈二长，不是诗人丈二长，缘何放屁在高墙？”构思已甚奇特，下面更有高手“跟帖”道：“放屁在高墙，为何墙不倒？那边也有屁，被它撑住了。”（《联谊报》）

古风

齐白石与《十二属图》

□周惠斌

齐白石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，绘画题材广泛，花鸟、山水、人物无所不能，但笔下却很少涉及龙。他曾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说：“二十岁以后，弃斧斤，学画像，为万虫写照，为百鸟传神，只有鳞虫之龙，未曾见过，不能大胆敢为也。”

齐白石博闻强识，可是对于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，下笔总是慎之又慎，因此，他的作品中难得一见龙的形象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创作态度。然而，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《十二属图》中，却有一幅《云龙图》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《云龙图》中，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现怒目瞪眼、张牙舞爪、威武勇猛的巨龙形象，满幅构图，画面的大部分空间晕染翻滚的乌云，意在烘托龙的活动氛围。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中闪现而出，双目圆睁，焦墨点睛；其角其眉，颇有几分卡通意味；龙须飘逸，龙嘴之下，一道如瀑白光倾泻而下；两只三爪龙足，上下对角，隐约可见，为画面纾解了凶猛之气，平添了几分童趣，显得可亲可爱。整幅作品疏朗简洁，云烟翻滚，浓淡相间，充分表现出巨龙灵动活泼的气势和尊贵高贵的神韵。

1959年3月21日，关蔚山将珍藏的《十二属图》，慷慨捐赠给国

家文化部，后由文化部划归北京画院保存。

早在《十二属图·云龙》问世之前，齐白石曾于1922年创作了一幅九尺巨屏《云龙图》，赠予民初直系军阀首领、民国大总统曹锟，后为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“云海阁”珍藏。画面上，神龙矫捷腾空，龙眼圆瞪，口喷水汽，如湍流倾涌，行云布雨，若隐若现。2012年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春季拍卖会上，该画曾精彩亮相。1936年，齐白石游蜀期间，亦曾作过一套十二生肖图，他在《墨山羊》上题跋：“门客余中英代人求画十二属，留稿。白石老人。”惜乎该套册页现仅存《墨山羊》一图。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